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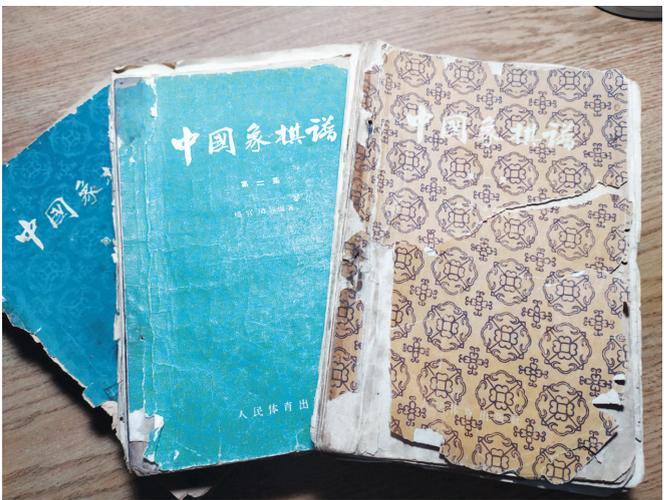
年逾甲子的棋谱记忆

◆ 陈日旭

我是一个棋迷,自幼跟邻居伯伯学会“炮打隔子象飞田”的中国象棋。会下象棋的人都知道,象棋易学难精,仅靠自己研究摸索,下到一定程度便难以提高。此时,就必须有老师辅导和指点,这老师,不外两种:人或书。

我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读中学时,我的棋艺在学校已有点小名气,棋艺提高途径主要是靠下得多,另外寒暑假常去棋摊看大人下棋。初中毕业进高中时,听说有棋谱出版,我就到新华书店买到一册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象棋谱》(第一集),定价6角5分(平装版,精装1元1角),我自喜出望外,爱不释手。翻开浏览,编者:杨官璘、陈松顺、朱剑秋、吴南生、屠景明、冯锦诸六位。首位大名鼎鼎的广东杨官璘是一位全国棋迷心仪的高手,人称“魔叔”。第二位是他的队友陈松顺,棋艺同样高超,雅号“华南神龙”。朱剑秋、屠景明两位均是享誉上海滩的著名棋手,对上海棋坛发展有着莫大贡献。上述四位,在我的棋艺生涯中都曾从初识、到熟识,后来,或在全国棋赛期间担任他这一台的裁判;或赛后邻座进餐,谈笑风生;或一起出谋划策,合作编写棋谱;眼下,四位虽已不在,但相处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遗憾的是,吴南生、冯锦诸一直无缘拜识。

此第一集里最大篇幅介绍的是布局研究。布局是一局棋的基础,如同两军交战,行兵布阵尤为重要。我在这一集里,学习体会最深的是“先手五八炮对屏风马”,学会掌握了各种套路变化,基本可做到小占优势,至少立于不败之地。



了各种套路变化,基本可做到小占优势,至少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象棋谱》(第二集)于1959年5月出版。为顺利购到此书,有个情节不得不提:我经常去曹家渡五角场新华书店转悠买书,与书店四五位营业员混熟了,一位营业员阿姨了解我的心愿,主动表示,书一到就通知你。好在我家就在斜对面弄堂2号,楼下喊一声就听到。由此,我第一时间买到了第二集。本书编著者除了广东的杨、陈两位,还有何顺安、惠颂祥、甘雨时、王兰友四位。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春天在苏州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棋赛上,我见到了惠颂祥和甘雨时,他们均是常熟人氏。前者任赛会副裁判长,后者与我同在资料组工作。初次相会,大家以棋论友,相谈甚欢。

《中国象棋谱》的第三集是1962年10月

出版的,当时,我已在军营当兵,根本不知出版信息。好在高中一位同样喜欢下棋的陈姓同学主动买了一册寄到部队,我立即回信表示谢意。至此,连同我带到部队的前两集,一套三集,全了!三本书中,第三集最厚(定价1元1角),内容也多。印象较深的是,因为当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书本的纸张质地较差,有点毛糙。作者中多了上海的“双枪将”徐天利,我明白,书目里的“中炮七路马”布局介绍,一定出自他手,因为这是他最擅长、运用最多的开局。2021年春天,徐天利病逝,我在《新民晚报》“夜光杯”版刊出一篇《“双枪将”徐天利》的文章,回忆了我们相处的小故事。

据我所知,这套《中国象棋谱》是1949年后国内出版的第一套象棋棋谱,内容系统完整、翔实实用。自从拥有这套棋书后,我如同有了一位“良师”和一套“词典”,可以随时讨教、查阅。之后,无论是在军营中,还是退伍后的几十年间,我一直利用休息时间潜心研习,棋艺也得到了明显提高。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网络的发展,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与棋谱有关的新变化,就用笔在棋谱上作详细注解,写不下另附纸条。可以说,在我的生命中这套书让我受益良多。

时光荏苒,从购得这套棋谱算起,六十余个春秋匆匆而过,这三本书的纸张已泛黄发脆。由于时常翻阅,加上多次搬家迁居,封面也难免破损,但在我眼中,它们是伴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 青花童子读书煤油灯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一本好书犹如与智者对话,给人力量与启迪。我收藏的两件青花瓷器,就绘有古人读书的情景。

一件是青花印泥盒,制作于20世纪初。直径7厘米,高3厘米,盒身扁圆,鼓腹,上下相合。盒盖用青花绘“樵夫读书”图。画面远处,两座山峰高耸云间,四周树木葱茏,山石嶙峋。画面正中的山路上,一微胖的樵夫,砍柴归来。一大捆柴禾被他用木棍挑着扛在右肩。看来,这个樵夫是极爱读书的,右手扶着木棍,左手捧着一本书,双眼盯着书本,紧抿嘴唇,正津津有味地边走边读。读到精彩处,露出会心一笑。古人有“三上”的说法,指“马上、枕上、厕上”,即“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樵夫走路时读的是什么呢?我浮想联翩。盒身无纹饰。盒底印有“江西瓷业公司”六个楷体字。这件瓷印泥盒,青花色泽典雅,人物衣褶神态描绘细致,白釉温润,保存完好。

还有一件是青花童子读书煤油灯,同样制作于20世纪初。由玻璃灯罩、铁皮灯头、瓷灯座三部分组成。灯高约37厘米,灯座呈瓷壶状,有一环形把手,把手上有两个突起。灯座正面,以青花绘制一幅童子读书图。童子的身边摆放着五个花盆,其中一个花盆上栽种的是芭蕉,肥大的叶子郁郁葱葱。转动灯座,白釉上有醒目的诗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后面有制作年份和地点的题款。诗句出自唐代颜真卿的《劝学》,看来,灯上绘制的童子读书图正是按照这句诗词的意境绘制的。中间的铁皮灯头有明显锈迹,上面有“大”字型纹饰和孔洞状花纹,侧边有一个旋钮,可通过调节灯芯长短控制灯火的亮度。这件煤油灯,样式古朴,时代特色突出,虽历经七十多年,仍保存完好,添加燃料并更换灯芯后可正常使用。

现代生活节奏快,娱乐休闲多元化,不断“挤压”着人们的阅读时间。其实,读书不仅可以改变气质,还能拓宽眼界,增加生命的厚度。清代石成金在《传家宝全集》中说:“人生在世,唯读书、耕田二事是极要紧者。”把读书和种田并论,可见读书有多重要。我们不妨效仿仿古瓷上的读书人,利用碎片化时间,多读书,读好书,让书香为生活添光彩。

青花瓷上品书香

◆ 胡萍

仿古重工粉彩盖罐

◆ 原野

元代中期,景德镇窑的高温釉下青花及釉里红彩绘异军突起,其浓艳的视觉色彩,更具水墨画韵味的表现技法,不但奠定了景德镇的行业地位,亦让器形大度的瓷罐,越发神采飞扬、蔚为大观。

到了清代,又发展出粉彩彩绘技艺。清代官窑粉彩瓷专供皇室使用,在制作上精益求精,在民间基本不可见。

慎德堂,是圆明园九州清晏建筑群中的一座宫殿。据说清代道光帝对它情有独钟,长期在此居住,到了晚年,慎德堂更是被他当作“养心殿”,各种政令皆从此发布。

出于对慎德堂的偏爱,道光皇帝要求慎德堂的日用品上,均要带有“慎德堂制”的款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景德镇御窑厂每年都要为慎德堂烧造一批瓷器,作为道光皇帝的私人御用器,随年贡送进京城。

慎德堂作为生活场所,堂前屋后及生活中必定需要大量的陈设瓷器和日用瓷器。从清宫档案及故官点查报告看,不仅圆明园的一些殿堂内摆放着署有“慎德堂”的器物,在故宫的一些殿堂中也有“慎德堂”款瓷器。

如今见到的此类瓷器大多是实用器,主要有碗、盖碗、盘、瓶、羹匙、渣斗、鸟食罐、罐、花盆、盆、花插、器物座等,还有少量的陈设



■ “慎德堂”仿古重工粉彩盖罐

瓷。时至今日,这些瓷器依然色彩艳丽,造型典雅,不失当年风采。

我收藏的这款“慎德堂”仿古重工粉彩盖罐是我早年间从南京东路陶瓷精品商厦四楼的景德镇代销店购得的。它口径21.5厘米,底径13.5厘米,高20厘米,罐身前后两面施以粉彩耍戏纹图。

所谓重工粉彩,是指用多种色料、多种绘制工艺,精心绘制,经二次以上彩炉烘烤的粉彩瓷器,最早见于清代雍正时期的粉彩橄榄瓶等。重工粉彩的画面比中级粉彩更复杂,加入走兽、瓜蝶、虫草和吊灯洋莲等图案,构图远比中级粉彩饱满丰富。画工精细,图案致密,并使用了黄金等高档色料,技术要求高,只有高级技工才能制作。

“慎德堂”款瓷器代表了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制瓷工艺,制作之精致是同时期其他瓷器所不能比的。由于圆明园后来被焚毁,物品大量损毁散失,如今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当年放置于慎德堂的物品已数量稀少。我收藏的这件“慎德堂”仿古重工粉彩盖罐虽只是仿品,但制作工艺相当精细,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美器具。

我珍藏的一本纪念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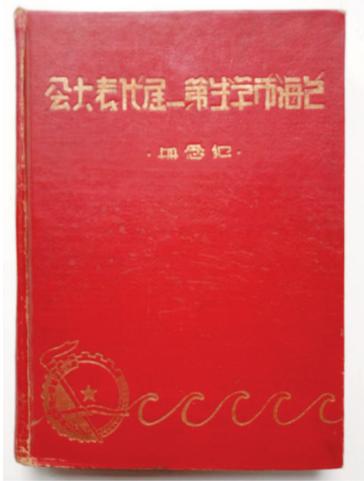
◆ 周允中

我至今依然珍藏着一本红色封面的纪念册,全称《上海市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纪念册》,封面下部有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徽和波浪形水纹。扉页上印有毛主席神采奕奕微笑的照片。这是我大哥在虹口区新沪中学就读时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参加上海学生代表大会获得的珍贵纪念品。

这次大会于1949年11月8日开幕,11月14日结束。出席的学生代表来自341所大中专院校,共436名。上海市市长陈毅出席会议,并给大会题词:“上海学生代表大会开会纪念:给青年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上海的报纸也大多出版了纪念特刊或号外。

会议期间,除了各地学生联合会发来大量贺词,这次大会还向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国际学联和全国学联,发布了大会胜利召开的通电。通电中写道:我们十一万八千学生,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施政纲领,我们将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下加紧学习,为培养自己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而努力。当时的上海教育局戴白韬也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对学生代表大会的希望》。全国总工会刘长胜发表了《加强工人与学生的团结》的文章。

1952年,大哥考入南京大学,在离家之前将这本纪念册赠送给我。20世纪60年代,我跟邻居学习篆刻,后来自己刻了一个阳文印章,在扉页上钤下自己的名章。



■ 大哥赠送给我的纪念册



■ 绘有“樵夫读书”的青花印泥盒